讀左補義

讀左補義卷三十九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昇增 校

男 炳 埴

昭公七

經　丙癸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三月曹伯滕卒○子平公頃立○夏四月○秋葬曹武公○八月莒子去疾卒按著丘公卒子郊公立是年奔齊著丘公之弟共公庚與立胡時意如專政而莒嘗訴其獻俘取郠之罪於晉而見執矣故經莒不會葬○冬莒殺其公子意恢杜氏以禍亂告不必然於為亂故雖公子亦書

傳　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尊晉罪己也杜氏以舍族為尊晉罪己尊晉罪己禮也禮循己而不責人原傳大夫不書至降于君也必殺也而後赦亦危之也

所以季孫[illegible]君皆以南蒯之[illegible]矣不能[illegible]之以其[illegible]

完南蒯叛魯天

春秋刑賞諸侯，詎因辱晉而去本國命卿之族，而傳云爾。蓋史官奉季孫命以媚晉也。夫子以為上書季孫意如此，但云意如可矣。因舊史之文而不增者，與宋之盟豹不書族義同。

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二人南蒯家臣。司徒，姓；老祁，字；慮癸，亦姓。）偽廢疾，使請於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興，若以君靈不死，請待間（差也）而盟。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遂劫南蒯曰：羣臣不忘其君（謂季氏），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不能復畏子）。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使出奔）。請期五日（南蒯請期）。遂奔齊。侍飲酒於景公。公曰：叛夫（戲之）。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強也）。子韓晳（齊大夫）

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言越職）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歸魯）齊侯使鮑文子致之（南蒯雖叛費人不從求歸為齊二子逐蒯而復其舊故經不書叛費齊使文子致邑欲以假好非事實也）

南蒯以私意叛季原無維魯之心。祁癸知其事必無成也。乘費人將叛請朝衆而盟斯時二子早與衆約逐蒯矣而蒯方欲以二子之盟收衆心也於是對衆宣言舉情一氣而南蒯奔其智豈出若匹夫下故傳皆不沒其功　齊景謂蒯為叛夫以其本無張公室之志而藉資以張公室為家臣大罪則皆也家臣臣於大夫皆諸侯之臣也季叛公室危及君父而為家臣者有能弱私室挈大權還公不以為功而反以為罪是為家臣但當剷削公室而後可也吾

儆然哲惟今初政

於是知齊陳氏之黨衆矣韓晳之言逆折景公欲强公室之心也

夏楚子使然丹〔子革〕簡上國之兵於宗丘〔在國都之西西方居上流故謂之上國宗丘楚地按今荊州府歸州是〕且撫其民分〔與也〕貧振〔救也〕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單身民收聚不使流散〕救災患宥孤寡〔寬其賦稅〕赦罪戾詰〔責問〕姦慝舉淹滯〔有才德而未敘者〕禮新〔羈旅〕敘舊祿勳〔功也〕合親〔九族〕任良物官〔物事也疏令在民任之萊事官之〕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兵在國都之東者〕亦如之〔如然丹〕好於邊疆〔結好四鄰〕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

楚平分窮振之以下十六項大有作爲不比晉人之無志也凡晉楚事非夾寫則聯敘彼此相形強弱之故顯然故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瘈疾小人也小人而爲君子之

引證筆用互補極錯落有致

行則仍予之為欲為君子者之勸

秋八月莒著丘公卒郊公（著丘公子）不戚國人弗順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與（莒共公）蒲餘侯（莒大夫）惡公子意恢（莒公子）而善於庚與郊公惡公子鐸（亦莒公子）而善於意恢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與許之（為下冬殺意恢傳）

毘陵許氏曰公子鐸首亂而無見焉韓愈曰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此類皆所以表見王道若鐸不書者多矣不知有親不可以君國如衛獻公魯昭公莒郊公是也公子意恢忠於郊公者也國人皆不順而意恢獨身持君之危意恢不死郊公不可逐也故先殺意恢微國之大夫不書而意恢獲書義在此乎

佳通篇其子遂以報之也　養氏亦族大無謂

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有佐立之德不知度。與養氏比而求無厭。子旗之黨由基之後王患之。九月甲午。楚子殺鬬成然而滅養氏之族。使鬬辛子旗之子鄖公辛居鄖。以無忘舊勳。呂說富辰之言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此天下之至言也然則報者當無倦施者當知足也○鄖音云

上[illegible]方叙平王[illegible]賢息民儼然覇者新政。至此則殘酷不仁。[illegible]而猶以無忘舊勳為塗飾也。傳書之為恃功者[illegible]刑者戒

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逆庚與於齊。齊隰黨公子鉏送之。有賂田。以賂齊

齊景於燕之出君取賂而不討。於莒之出君納不正以取賂田。後此伐徐則又取賂。蓋無往而不以賂也。猶告晉侯

注云以叔魚
為主一朝一
殺從叔魚起

是斷

曰與君代興吾誰欺

晉邢侯 申公巫臣子 與雍子 亦故楚人 爭鄐 許六反 田。久而無成。士景伯 晉理官 如楚。叔魚攝理。 代景伯 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 蔽斷也 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 按疏云襄二十六年傳稱巫臣奔晉晉人與之邢雍奔晉晉人與之鄐則鄐是雍子之田而邢侯爭之以直在雍子 何以納女於叔魚晉語云邢與鄐比爭 羅蓋雍子治鄐田而越界至邢也 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 施行罪也 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 取也 美為昏。 闇也 貪以敗官為墨。 不潔之稱 殺人不忌 畏也 為賊。夏書曰。昏墨賊殺。 逸書三者皆死刑 皋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 言叔向之直有古人遺風疏云晉語邢侯聞之而逃遂施

云制邢叔

邢侯氏施行也行罪於邢侯邢侯廢其族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

爲末末薄也減減輕也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謂言貪賄無厭以寬衛國，晉不爲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謂言鮒也能以寬魯

國，晉不爲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爲頗。三言

而除三惡，暴虐頗也加三利，三惡除則三利加殺親益榮，榮名益已猶義也夫。

後義也夫猶義也夫乃自作呼應天下有直而不合義者叔向稱之

晉平昭之世，大卿尸位，而公忠自効，憂及公家，惟叔向一

人。此篇即叔魚一事，想見義直全體。晉之衰，以政柄不屬

也。陸貞山於叔向之三言攻之甚力，不知兄弟參商，古人

不幸，不能化傲爲仁，祇堪隨時調護。平丘之會直斥其貪，

反縮而飯之，安衛人，全叔鮒也。季孫之歸，韓宣不肯受過，

假手叔鮒用其長也使以貪詐告之君而黜之如貞山之說則奮其邪謀幾何不至如叔虎之禍其宗且六卿孰非叔鮒叔向又何以治之也至於鬻獄相殺非叔向殺之也陳尸於朝不正刑書何以爲國故大義滅親石碏行於父子之閒而君子謂其純臣殺親猶義叔向行於兄弟之間而仲尼稱其遺直覺前後同符殺親益榮自後人視之則然叔向原無此意而或以攻傳謬也

經

甲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按諸樊餘祭夷昧兄弟相及欲授其弟札夷昧卒札逃去乃立夷昧之子僚後諸樊之子光弑之○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注】解武宮魯武公廟成六年復立之按相沿不毀非禮也疏云祭必有樂樂有文舞武舞文執羽籥武執干戚其入斷也必先文而後武當籥始入叔弓卒遂盡去其樂而終祭事緣先祖之心以大臣之

卒必聞樂不樂爲李子之心不忍徹已設之饌故也○夏蔡朝吳出奔鄭○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冬公如晉

傳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宮戒百官杜[illegible]齊戒疏云散齊七日致齊三日也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氣也祲妖氣也蓋見于宗廟故以爲非祭祥也氣惡氣也其在涖事乎○涖臨二月癸酉禘○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大臣卒故爲之去樂

方其祭也叔弓須焉猝有疾而死高氏云豈直雖鼎之變已哉曰去樂則諸樂并去不獨籥也此爲禮之變故書於策以示法焉

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朝吳蔡大夫有功于楚平王故無極惡其有寵嫉害之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

辱必求之吾助子請（請求上位）又謂其上之人（蔡人在上位者）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非不欲善吳）然而前知其為人之異也（言其多機謀）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以鳥喻也言吳在蔡必能使蔡速叛而背楚故毀無極之亂楚其病根在翦朝吳吳與乎王為同欲人王曰欲吳不及此其怨當矣于此時使正無極之罪必無後害被他巧言反以為光自此全無忌懼也）

賀貽孫曰據傳朝吳未得為卿也出奔則晉毋亦謂其存蔡之功乎胡氏專責朝吳含大而苛其小也　無極之譖吳也使之有功大賞薄之心用一辱字以中吳之隱其譖

生對面兩層寫出好惡又作兩層逼

在上位者又使之有羈偪侵巳之慮用一難字以中其上之隱平之得國殺朝於蔡蔡必速飛則又中楚平之隱然其病皆由於有欲苟無欲讒人得而中之哉　朝吳觀從皆忠於蔡其功偉矣廬信讒而逐其興復之臣何以爲國

六月乙丑王大子壽卒周景王子陳傳見王太子卒不書

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太子壽之母也陳傳見王后崩不書私者婦光夫卒不得有諡景王未崩姜僻穆后非禮也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白狄之別鼓國今直隸晉州治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爲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過也民知所適歸也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

幽樞遜

此語些足解覺伎倆盡吞

韓云始則戮其叛人終則不戮一人

好。何。（無以復加所好）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脩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猶保守）舊。賈怠無卒。（終也）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差也）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知義所在也蓋異必其能獲故因以示義疏云十七年荀吳詐祭於雒以滅陸渾二十二年負甲為糴以入昔陽而此時得降而不納者度其力能必獲故固以示義也）有死命而無二心。（休解盡忠以死君命無致懷二心者）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鳶鞮（鼓君名。鳶悅全反。鞮丁兮反）歸。

歷考中行穆子終勝韓宣范獻一流楚師之圍蔡也則曰已爲盟主而不恤亡國晉之執意如也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爲夷執親見地儘高持論甚正至其用兵魏舒戮其嬖僕而不怨數建奇功使當文襄之世何遂出從亡五臣下無如今日之晉死灰不可復燃遂徒逞技於鮮虞之伐而已鮮虞者其統名也爲肥爲鼓其國不一鼓人有請以城叛者使鼓人殺叛人尤不易得當此功利橫決能假托仁義豈非空谷之足音哉及鼓人請降而復令修城再守此不可以愚五尺天下豈有降旂已豎猶能拒守乎又豈衆志已離猶可激之再戰乎明示以恩使其歸我益逝也不然何不存其社稷而解圖去哉然克鼓而反不戮一人

喪不當除除喪宴者固有閒談

談不能服罪而自等於戎狄乙其焉乎彰并忘其舊豈主且亦不

猶見不嗜殺人之意。二十二年傳又云。晉之取鼓。既獻而反鼓子焉。又叛於鮮虞。荀吳滅之。故傳述其言。而總怨其滅國之罪。黃氏以爲小人之尤。過矣。

冬。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平丘會。公不與盟。季孫見執。今既得免。故往謝之。

十二月。晉荀躒文伯。躒力狄反。如周。葬穆后。籍談爲介。既葬。除喪。以文伯荀躒宴。樽以魯壺。魯所獻壺樽。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鎭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威儀器而言也。鎭撫王室。謂貢獻之物。文伯揖籍談。文伯無辭。揖籍談使對。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謂明德之分器。以鎭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於王。薦獻也。彝常也。謂可常寶之器。若魯壺之屬。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冦蔵言數爲戎所侵。拜謝戎師。不有閒設。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叔。籍談字。叔父唐叔。成王

知有王靈去其心之言也

韓云晉辟諸侯長狄國而經刑室故能言之士成國交好則進之以不爭辭令之文伯述天子之德殆恥晉國執政之職也

人籍談

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須(姞姓國按今陝西靈臺縣西)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文王伐之得以蒐)闕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闕鞏國所出鎧)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實沈之次晉之分野○參所金反)匡有戎狄。其後襄之二路。(周襄王所賜晉文公大路戎路)鏚鉞秬鬯。(鏚斧也鉞金鉞秬黑黍鬯香酒疏云周禮有鬯人之官、鄭甚鬯釀秬為酒芬香條暢於上下也賜鏚鉞者使之專殺賜秬鬯者使之祭先祖)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事在僖二十八年)撫征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勳而不廢。(加重賞)有績而載。(書功於策)奉之以土田。(有南陽)撫之以彝器。(弓鉞之屬)旌之以車服。(襄之二路)明之以文章。(旌旗)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言福祚不在叔父當在誰邪)且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政。故曰籍氏。(孫伯黶晉正卿籍談九世祖疏云九世祖稱高祖者言是高遠之祖也籍子以少[illegible]為高祖[illegible]黶以斬反)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

孫云：王言典故秩然，與定王之語士會同一辭，語然士[illegible]能脩執秩[illegible][illegible]行法。叔向則王之[illegible][illegible]而不知

忘祖自當無後，于古格言

有董史。辛有周人也。其二子適晉爲大史。籍黶與之共董督晉典，因爲董氏。董狐其後。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忘祖業。疏云：定十四年，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于潞，獲籍秦。秦即談之子。是無後也。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孔疏：王在憂而樂，是爲樂憂，必以憂卒者，以憂而死，不可謂終其天年也。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孔疏：禮爲長子服，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喪妻雖期年，而傳曰：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則夫之於妻亦有三年之義稱正王，雖無再娶之禮，而其餘哀則同。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彝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孔疏：諸侯自有善功，乃作常器以獻其功。獻非由喪也。言王不可以喪賓獻器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孔疏：遂，申也，竟也。言三年之喪，雖貴爲天子，當申遂其服，使終日月。乃既葬而除，大遠非禮也。王雖不能遂竟其服，不宜

以燕以給與
喪不可樂
記承可忘

宴樂而宴樂以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二先
畢亦非禮也。
禮既不遂
服又設宴樂。言以考也成典。典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
用之。為二十二年王室亂傳疏云言王忘已大
經而多為言舉先王之典將焉用之
徐健菴曰。景王既葬除喪。自是失禮。而杜預乃以為先王
之正禮。遂借此以牽附其短喪之說。不知叔向所謂雖貴
遂服者。謂雖天子之貴。當遂三年之服。預乃注天子除喪
當在卒哭。今王既葬而除。故譏其不遂。是何敢侮聖亂經
至此乎。若叔向以后服為三年之喪。止因太子之喪而類
言之。妻之喪與父在為母同。十三月而練。十五月而禫。猶
三年也。乃後世有據此以為三年者。其失正與杜預等爾。
太子之卒。周未既擁二母弟皆少。中宮復頗長。三不知

哀感而旣葬除喪談笑宴賓則其所愛寵者別有人也賓孟葬早竊之矣葬后不書於經魯不會也荀躒之往亦哀世之有禮者然晉爲盟主曰受四方重器而於天王闕然王感魯喪問及乃泛指平時財非爲此喪送葬而責其無彝器也但不當言於此時耳而借葬事誚晉職貢不修則非也考襄二十六年韓起歸時享於周則貢賦未絕也豈越二十年而遽息乎此蓋常貢之外別有器無如晉伯已衰諸侯賓賂未必盡入公室六卿私有安肯貢之王朝或責叔向不能以告晉卿雖告之其如此晉卿何哉

經 乙亥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林歷齊景有志於代興也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孔疏戎是種號蠻是國名子爵也按今河南汝州西南有蠻城 ○夏公至自晉○秋八

晉猶息公執
敢伐徐與國
齊侯怒也伐
徐任許時得
大寸存

月。己亥。晉侯夷卒。子頃公去疾立。〇九月大雩。〇季孫意如如晉。〇

冬十月。葬晉昭公。杜解 三月而葬。速。豐氏曰。三月而葬。自葬襄葬悼。子孫習以爲常。是降從大夫之制。

陵遲至俱頹廢。爲宋人兆在此。

經 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杜解 猶以取鄆故也。公爲晉人所執止。故諱不書。按史記謂留公送葬。公歸自夏。至八月。晉侯卒。則非送葬也。杜說是。

晉臣之辱公至矣。意如唯恐其不歸之速。公則羈之不使去。何也。以季之土地猶大。而公則無以佞晉求也。又必季之委罪於公。故已得釋而公復見執也。

齊侯伐徐。孔疏 錄經文者。爲下徐人行成起本。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質信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陳說 見戎蠻子嘉不名。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禮也。詐立其子。詐言繼絕之禮。不敢取之也。二月丙申。

齊師至於蒲隧[徐地。按今江南江縣北。]徐人行成徐子及郯人莒人會齊侯盟於蒲隧。賂以甲父之鼎[徐人得甲父鼎以賂齊。甲父古國名。按山東金鄉縣西北。][林註郯莒畏齊討己故從徐子受齊盟。]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爲小齊圖害]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亢興]無伯也夫。詩[小雅]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定也]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肄。[勞也。言執政大夫離居異心無有念我勞者。]其是之謂乎。[傳言晉之衰。]

前篇言王既樂張晉亦忘祖所望張大之齊或者繼九合之勳扶周室也豈時勢不可爲哉。即如徐爲楚之與國。在所必救。畏齊而不能救也。因爲誘致之辭以飾不救徐之故。齊師一出。三國受成。楚不敢抗。若能以有道行之。荊楚豈至橫行而無如齊猶夫晉也。天下無霸。豈獨諸侯受其

此公孫錯寫□編微精到□王可見或分作二篇非也

前段孔張失位客笑之與末段六卿賦詩宣子之晉映照子產怒

害宗周將隨之借詩諷點出正大夫盡傳體經義而深省

晉卿之離居而異心也　此借當時之無霸也自盟宋以後襄昭二公諸篇皆歸宿於此數行

三月晉韓起聘於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子孔孫後至立於客間執政掌位列者禦之禦止也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間縣樂肆疏云按禮主人升自阼階賓升自西階賓入南門孔張乃始來當從大夫立于東夾之南西面位也張乃立於客間賓入末升階立於西方張入者行間也張既立在西方故禦適客後又益西也又被禦適縣間蓋以後益西入於鏞磬樂肆之間也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鄭大夫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為之笑而不陵我補正言幾見有為之笑而不陵我者乎我皆有禮夫猶鄙我鄙照且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恥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當也出令之不信刑

與子產邦映照寧他事規我與免我於死映照

慰窮可掬

子產之怒正以幾爲之笑而不陵我也門番拒玉正

之頗類。孔疏服虔讀類爲類云不平也獄之放縱也紛。亂也會朝之不敬。孔疏出外會朝
大國不敬使命之不聽。不從下之命取陵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
弗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子孔鄭襄公兄也孔張之父見
父蘭執政之嗣也。子孔嘗執鄭國之政爲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
人所尊。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卿得自立廟於家有祿於國。受祿
邑有賦於軍。賦軍百出乘卿喪祭有職。助君祭主有所受脤。謂君賜大夫以祭肉歸脤。謂大夫
夫祭社之歸肉於公也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
業。而忘其所。僑焉得恥之。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
刑罰也。言爲過謬者自用刑罰子寧以他規我。正也宣子有環。其一在鄭
商。一玉環在鄭商同工共朴自共爲雙故宜子欲得而雙之歷今宣子謁諸鄭伯。謁請也子產
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

搬使其價值止從他一笑字換他一番字

韓子亦無幾求（言所求少）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韓也）也若屬有讒人交鬬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林所以解盡忠於宜了而守與晉之信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為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為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為鄙邑則失位矣（不復城國）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小細[illegible]）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音嫁）矣商人曰必告君

背也愛貪是貪而從令也求[illegible]而[illegible]

此更出宣子意外

說得開拓如許使之無可置喙

儲云準今日詩注六卿中

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重求也）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爲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鄭本在周畿內桓公東遷并與商人俱）庸次比耦（庸用也用次更相從耦耕也比毗志反）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彊賈（無彊市其物艾魚廢反藋徒弔反）毋或匃奪（匃取也）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於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彊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爲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法也）鄭鄙邑也亦弗爲也（不欲爲鄙邑之事）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陳也）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illegible]以要失諸侯鄙鄭國之二罪）敢辭之（傳言子產知禮宣子能改過）夏四月鄭六卿

因賦詩弄矣以爲引柴乎

只從鄭志生發又得褰裳一折與中二大段照應方不是頭腦安頓法與曰

前段語語字隅中二段字以前末段容風和氣發此以前大半皆試起末段又以末段收法全篇之法也

餞（送行飲酒）宣子於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詩言志也）子齹（子皮之子，齹才何反）賦野有蔓草。（詩鄭風取其邂逅相遇適我願兮）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已君子所望相也）子產賦鄭之羔裘。（言於鄭宣子別已志是）宣子曰：起不堪也。（不堪之）子大叔賦褰裳。（褰裳詩言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言宣子不有所拜，其正不終也）子游賦風雨。（取其既見君子云胡不夷）子旗賦有女同車。（取其洵美且都）子柳賦蘀兮。（取其倡予和女）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昵親也，賦不出其國，示親好也。昵女乙反）二三君子

浮云清稱汁妙否則未免狀臘欲亦見古人說于服晉譯云惟許人能受盡古其旨于之蕭乎

撫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頌取其明靖四方我其夙夜畏天之威言志在靖亂畏懼天威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以玉馬藉手拜謝子產

呂東萊曰不與玉環其說有二一則宣子在晉居六卿之長。以宣子求之鄭尚不與。則下於宣子者必不敢求矣。此子產所以痛塞其端。一則宣子在六卿之中。尚畏義知理。可以告諭。而必不為鄭之禍。

賀梁聽曰宣子賢諸商人。子產又拒之。謂之句奪則甚矣。子產固已辦觸韓子之怒。而思所以應之。為制晉張本。韓子識其意。而爽然不動。是可法也。

晉之所以失霸者以晉之執政知封殖不知公義也蓋執政至韓起流而益下凡弒君滅國之事皆置不問所講求者小節所圖謀者私家柔茹剛吐其大較也子產笑其無恥久矣一旦聘鄭自以爲當代名流而孔張失位遂貽客笑客即韓起也不知一大夫失位恥不在執政一執政失位則其恥在君國試問一環之微何與國家大事乃不得於鄭伯自求於商人堂堂盟主恬不爲恥而子產以爲求玉與玉皆執政之失位也晉卿黷貨谿壑難盈我有非分之與彼必爲無禮之求篇中一共一否爲罪滋大數語是全文主腦賀氏又謂第一次拒之直在子產第二次拒之直在韓宣而子產始終不移未嘗不以客笑之故也觀其

晉之公室昭伯長大屬久矣

屢黜失位可知矣未段六卿賦詩不出鄭志太叔忽寫規諷暗為求玉激射而宜子惟恐失鄭以後諸子只須贊頌嗚呼霸業掃地其賦我將者亦取保守天命原無志於靖四方也子產因詩有靖字提出靖亂以見蔡弑君楚滅蔡戎蠻聽其誘殺二國聽其擅封皆亂也伯業不脩四方不靖其失位也大矣冊之亦惜之也蓋內治既脩強禦皆服豈加魯季孫甘棠之賦諛以名公而仍不免乎卯之執哉

公至自晉（晉聽公歸）子服昭伯（惠伯子子服回也隨公從晉還）語季平子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彊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為常能無卑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昭伯尚少平子不信其言）

秋八月晉昭公卒（為下平子如晉葬起）

九月大雩旱也鄭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柎三子鄭大夫○柎音附有事祭也於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於山蓺養護令繁殖○蓺音藝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

全謝山曰斬木實是古禮即變置社稷之意也子產以為非者必在我非尸位則在神為溺職如湯之易稷是也須知古人於此自有斟酌雲漢之詩曰靡神不舉正與八蜡不通之說並行不悖未有藪然以滅絕明祀自任者

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之言猶信自往見之乃信回言子服氏有子哉有賢子也

意如於子服回嘗刮目相待然而逐君之意益決連篇寫鄭寫魯相間而行子產有謀故足以服強意如無識故至

來世見此人

反語作贊左氏慣用可知贊宋伯姬陳災伯不得泥其辭

於辱國。

經 丙子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秋邾子來朝○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陳傳自此凡滅不復稱人矣不書大夫者吳也吳無大夫也○冬有星孛于大辰杜解妖變非常故書疏云孛彗星狀似埽彗光芒孛孛然也、孛音佩○楚人及吳戰于長岸楚地按今江南當塗縣西南有西梁山與東梁山夾江相對如門亦曰天門山

傳 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叔。杜解詩小雅取其君子來朝何錫與之以穆公喻君子。穆公賦菁菁者莪。亦詩小雅取其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以答采叔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嘉其能答賦言其賢故能久有國

小邾子賦詩邾子知官。兩君輝映上國。誰謂僻遠無人物也。

祝史不請牲而請幣違過亦文二公之謂史矣

昭子先服正歷

大史申言之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禮正陽之月日食當用幣於社故請之）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不舉盛饌）伐鼓於社。（責羣陰）諸侯用幣於社。（請上公）伐鼓於朝。（退自責）禮也。平子禦之。（禁也）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正月謂建巳正陽之月也於周為六月于夏為四月慝陰氣也四月純陽用事陰氣未動而侵陽災重故有伐鼓用幣之禮平子以為六月非正月故太史答言在此月也疏云平子蓋以正月為歲首之月）日過分而未至。（過春分而未夏至）三辰有災。（日月相侵又犯是宿故三辰皆為災）於是乎百官降物。（素服）君不舉。辟移時。（辟正寢過日食時）樂奏鼓。（伐鼓）祝用幣。（用幣於社）史用辭。（用辭以自責）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逸書也集安也房舍也日月不安其舍則食附迭書孔傳集合也疏云日月之會是謂辰日月當會衆共食今不合於舍則月蝕掩日而食此胤征文）瞽奏鼓。（瞽樂師）嗇夫馳。庶人走。（車馬曰馳步曰走為救日食備也疏云嗇夫主幣之日

救日助陽抑陰也助君抑臣也季氏不從如其不君君

官蓋司空之所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言此六月當夏之四月按引夏書是推進一層言先王之禮凡月朔日食皆當奏鼓用幣不獨純陽之月爲然況純陽而陰剝之其災尤重安得不救孔疏誤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安君之災故曰有異志疏云日食陰侵陽臣侵君救日食所以助君抑陰也

昭子泛舉救日之禮原非專指正陽之月也而正月之災尤重伐鼓用幣更不可緩雖正月隱未作數語蓋古禮相傳之辭而意如誤以正月爲歲首之月故太史斥之又以凡月朔日食皆當奏鼓用幣以破其餘月則否之謬無非申明昭子之意也夫莊文二公鼓用牲於社猶以爲非禮今乃寂然置之始則不知猶可諉也聞太史之言而絕不關心視君父之災如路人矣傳節節爲意如逐君伏脈使

居云只鳥名官三字何處生贅看他從門問八方宮來前襯後托結成與采

問賓時出一主

再云依次當以伏羲爲首却留在末段介筆鳳以類然而大收之

後之人主。知亂臣賊子。由來者漸。不可不謹於履霜也。

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

少皞金天氏黃帝之子已姓之祖也疏云少皞氏身號金天氏代號也下炎帝太皞等同郯子曰。吾祖也。

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黃帝軒轅氏姬姓之祖也

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百官師長皆以雲為名號縉雲氏蓋其一官也炎帝氏以火紀。故為

火師而火名。炎帝神農氏炎姓之祖也亦有火瑞以火紀事名百官共工氏以水紀。故

為水師而水名。共工以諸侯霸有九州者在神農前大皞後亦受水瑞以水名官大皞氏以

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大皞伏犧氏風姓之祖也有龍瑞故以龍命官我高祖少皞

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

也。鳳鳥知天時故以名歷正之官疏云此等皆以後代之官所掌之事記言之言爾時鳥名如今之此官也玄鳥

氏。司分者也。元鳥燕也以春分來秋分去伯趙氏。司至者也。伯趙伯勞也以夏至鳴冬

情

上古最寡泊
歷故五鳥居
先繪羿與之
首衣和四史
也

五鳩分配五
官是待醴衆
未備刑亦者
備僣司字司
事故繁故五
雉爲訓事之
鳳九扈爲司
民之關其官
獨許

汪云五鳩鳩
民作求便用
作提拼器具
太本而能樂

至止。青鳥氏。司啓者也。青鳥鶬鴳也以立春鳴立夏止。丹鳥氏。司閉者也。丹鳥鷩雉也以立秋來立冬去入大水爲蜃上四鳥皆歷正之屬官〇蜃市[illegible]反。祝鳩氏。司徒也。祝鳩鷦鳩也鷦鳩孝故爲司徒主教民。鴡鳩氏。司馬也。鴡鳩王鴡也鷙而有別故爲司馬主法制。鳲鳩氏。司空也。鳲鳩鴶鵴也鳲鳩平均故爲司空平水土。爽鳩氏。司寇也。爽鳩鷹也鷙故爲司寇主盜賊。鶻鳩氏。司事也。鶻鳩鶻鵰也春來冬去故爲司事。五鳩。鳩民者也。鳩聚也治民上聚故以鳩爲名。五雉。爲五工正。五雉雉有五種西方曰鷷雉東方曰鶅雉南方曰翟雉北方曰鵗雉伊洛之南曰翬雉疏云賈逵曰鷷雉攻木之工鶅雉摶埴之工翟雉攻金之工鵗雉攻皮之工翬雉設五色之工〇鷷音存鶅側其反鵗又作希。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夷平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有九種也春扈鳻鶞夏扈竊玄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棘扈竊丹行扈唶唶宵扈嘖嘖桑扈竊脂老扈鷃鷃以九扈爲九農之號各隨其宜以教民事疏云賈逵曰春扈分循相五土之宜趣民耕種夏扈竊玄趣民耘苗秋扈竊藍趣民收斂冬扈竊黃趣民蓋藏棘扈竊丹爲果驅鳥行扈唶唶晝爲民驅鳥宵扈嘖嘖夜爲農驅獸桑扈竊脂爲蠶驅雀老扈鷃鷃趣民收麥令不得

是謂三民宅為民師作引

節云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理古聖人制作精妙如是

晏趙○扈音戶扈扶云反鷸勑倫反嗜側百反扈民無淫者也扈止也止民使不淫放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

顓頊氏代少皞者按上世民醇事簡可以因端紀事其後世變事衆即事正名使之因名任職更為切近蓋勢不能以遠於其事者命官也杜云顓頊德不能致遠瑞誤德莫盛於堯舜何不紀以雲龍等物耶。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於是仲尼年二十八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失官官不脩其職也傳言聖人無常師

呂東萊曰觀孔子問官見得聖人博學而詳說處。看孔子斷自堯典見聖人反說約處

郯近吳小國。逼晉於魯宣十六年。郯伯姬來歸。傳曰出也。有罪而出。未嘗朝魯。以明其故。蓋能守國正家而不畏強。樂者也。成七年一被吳兵與之成。八年晉率三國伐之。不

賞遊有情

能少加於鄭。至襄七年始朝於魯。其郎魯婿。或爲魯甥。皆未可知也。至此復朝於魯。其答叔孫問官。風流該博。雖絕代名卿。不是過。且足以感動聖人。亦偉矣哉。因其高祖。遂溯黃炎。想見疏佐循蜚無不淹貫。而典章文物。猶存於其國。昭子止問鳥紀官。故於鳥獨詳耳。孔子見而學之。則默契。聖心。以資多識。可知也。郯偏强鄰。而猶足以保世。豈偶然哉。

晉侯使屠蒯（晉侯之膳宰。以忠諫見進。）如周。請有事於雒。（雒水）與三塗。（山名。在陸渾南。）萇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管戎以備戎也。欲因管以合勢。）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河津名棘今在河南所城縣北）使祭史先用牲於雒。

例找作結恰與前有事相照爲章法

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周地按今河南宜陽縣有鹿蹄山甘水所出周大獲先警戎備故獲宮戚同一荀吳何故數年前伐鼓守信義如此之賢而伐陸渾詐誅如此其甚焉閉毀外援已絕彼自不能逃陸渾則恐隔楚為助欲託名而不得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於文宮欲以應夢爾正月告成事也

秦穆晉惠不監驪山之禍而遷戎於伊川逼近王都自楚莊伐陸渾遂服於楚當吳掩取其國非為王室也以貳於楚耳亦非為貳楚也貪其地耳且始則戒以祭雒三塗者欺王又不歸功於王皆屏之不勝誅者而王乃總總聽拾其餘燼悲夫

大晉侯使屠蒯如周又次荀吳帥師請者以是役為衎侯荀吳為之及讀至結乃知荀起主之

也。貪邪之夫。不是信。兒定是信夢。

冬，有星孛於大辰，西及漢。夏之八月辰星見在天漢西今孛星出辰西光芒東及天漢。申須魯大夫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恆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大皞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

大辰之虛也大火宋分野。太皞居陳木火所自出。祝融高辛氏之火正居鄭。舍也。

因孛而知災

因見火而知火災

俱作懼之辭

因火皆見而知其月

因日火不淡而決四國

因水火交而
知干支
汪云陰陽者
有五行參焉
之法火與水
故以丁癸壬
配是水為火
之妙

汪云另帖一
境作精詳晰

星孛及漢○漢○水祥也天漢水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為帝丘○衛今濮陽縣昔帝顓頊居之其城內有顓頊冢其星為大水○衛星營室水也水○火○之○牡○也○牡雄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丙午火壬子水水火合而相薄水少而火多故水不勝火○疏云水火合而相薄是夫妻合而相親或水從火或火從水但彗在大辰為多及漢為少水少而火多火行其彗水必前之故此丙子壬午之日當有火災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倘未如今孛星當復隨火星俱伏有故宿若不過其見之月火見周之五月

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欲以禳火附法說文禳玉也以璨玉為斝披斝瓚暫爵也瓘古亂反斝古雅反子○產○弗○與○以天災流行非禳所息故也為明年宋衛陳鄭災傳

毛西河曰大辰房心尾也○蒼龍之宿心在中○最明為將候主○蘇云以候四時故稱大辰○孛有除舊布新之象○今除舊當心未為火宿而除在火伏之時○則明年火出而火災必有○故[illegible]

須梓慎裨竈算皆以爲明年宋衛陳鄭同日火災之兆以四國爲房心尾三宿次舍地若漢天文志云東宮蒼龍房心心爲明堂爲天王其前星太子後一星庶子也而董仲舒劉向皆謂天王明堂字加其中爲後五年王室大亂嫡庶爭國之象又許氏謂宋國亦亂衛亂君奔陳燬鄭獲唯鄭有政無後災至後漢緯家且謂彗字與熒惑同爲火體熒惑守心在周爲景王崩在漢爲高帝與成帝晏駕說俱有據特占驗貴速漢儒所說驗俱在五年之後自不若火伏而除火出而布現前歷歷可徵也　占驗之術三子言之鑿鑿而末以子產不可已語折轉見執政自有主裁不爲術士所撼

吳伐楚陽匄穆王曾孫子瑕爲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公子魴曰我

衆提起以吳乃上謂楚之先勝不如吳之後勝也前歷卜吉一層

天使隨人誘吳深入具說色極深奇待取之勢倒以托起下吳之警敵

新矣

歷不吉一層

得上流何故不吉。順江而下。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得吉兆。魴音房）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舟名）。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周也）而塹之。及泉。盈其隧炭。陳以待命（隧出入道。疏云守舟者雖環而塹之循不免有出入之路故滿路置火以防吳人。按長岸兩山夾江相對故謂天門山。郡國志云即春秋楚獲吳乘舟餘皇處也。餘皇在江楚人扼江而守恐吳從兩岸陸路來故周附山而塹之及泉者塹之深也置火以燭其出入之路恐其乘夜襲入也陳以待謂嚴陳以待其戰也）。吳公子光（諸樊子闔盧）請於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藉衆之力以取舟）衆許之。使長鬣（多髯鬚）者三人（與吳人異形潛詐爲楚人）潛伏於舟側（按足沿水丕於）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吳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迭更也）。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按楚人疑楚師中多伏吳卒故師驚而亂）。吳人大敗

之取餘皇以歸傳言吳光有謀

此大江水戰之始長岸楚地蓋吳以舟師溯江伐楚至長岸也楚人橫行晉人反為之役中原列國無從逃死而吳獨奮伐之雖未必有尊周攘夷之志然制之使不得逞功亦偉矣吳主兵楚為禦敵乃書楚人及吳戰者魯史承楚告命往往詳楚而畧吳也不書敗勝負敵也楚居上流地利在楚故楚欲急戰兩卜伏一勝一敗一餘皇而敝民力守之陽匄之無謀可概見而吳以三人泅入楚人驚亂吳人乘之斯時盈其隧炭江如白晝適爲吳人敗楚奔潰之資而司馬寘爲徒死於以見楚强天下獨絀於吳甚矣足恃也

孫云已見前
畧故之以其

讀左補義卷四十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 增參

男 埭 塏 校

昭公八

經 丁丑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悼公子午立）。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經據來告故書天火曰災）。六月邾人入鄅（鄅國琅邪開陽縣按今山東沂州北有開陽城鄅音矩）。秋葬曹平公。冬許遷于白羽（自葉遷也以畏鄭而樂遷故以自遷爲文）

傳 十八年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毛得周大夫）。代居其位。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侈故之以（昆吾夏伯）

實當云以侈之故倒句法

汪云遙接前補 先寓風地爲火作地挂三層寫風已寓脈焰之勢

術士欲自神其言耶不能[illegible]

也稔熟也修惡積熟以乙卯日與桀同誅疏云昆吾祝融之後皆爲夏伯以惡熟誅者乃其後世子孫耳而毛得以濟侈於王都不亡何待爲二十六年毛伯奔楚傳

幾內諸侯自相殺而王不問無政刑矣宜子朝之徒生覬覦心而王室亂也

三月曹平公卒

夏五月火心星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東北曰融風木也木火母故曰火之始七日其火作乎從丙子至壬午七日壬午水火合之日故知當火作

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拔大甚事風甚來謂風天甚也前氏改六作火不卻四國之火非魯火也梓慎但知風耳連寓風勢過出四國甘火從後記事之辭若味說火況銳火甚訴無倫次而梓慎大庇一棨可州

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大庭氏古國名在魯城內魯於其處作庫高顯故登以望氣參近占以審前年之言疏云梓慎所望者天氣耳不必是見火也

曰宋衛陳鄭也數

備云前不可守正者或能之此不可直是卓絕

何術士之多也

首忙中不負對當弟叙遷柩完里析事下以火作另起

日。皆。來。告。火。言經所以書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前年裨竈欲用瓘斝禳火子產不聽今復請用之鄭人請用之。信竈言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多言者或時有中遂、不、與、亦、不、復、火。傳言天道難明雖裨竈猶不足以盡知之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發與之氣蔵云五行傳青祥自祥之癘皆以惡徵為祥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言將先災死疏云良諸辭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子產知天災不可逃非遷所免故說以知不足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輿、三、十、人、遷、其、柩。以其管輿巳言故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於東門。晉人新來未入故辭不使前也疏云晉適鄭當入西門鄭城西廓清水無門東久為便也使司寇出新客。新來聘者禁舊客勿出於宮

淺云通篇敘議災寫以天道起以人事教悼情實與張皇天道者子產非只盡人道敬特提告子大叔一段爲一篇文守之溺火作以下治宵春治策廟治害府城內城外一時昭令無非人道也爲云從容學聰是大臣作爲非有金是之狀明日以下是省文

爲其知國情不欲令去使子寬子上皆鄭大夫巡羣屏攝祭祀之位至于大宮。鄭祖
廟巡行宗廟不得使火及之疏云子寬游吉之子世族譜與游速渾罕爲一人子上別一人非駟帶也使公孫
登開卜大夫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告於先君祏廟主石函周廟厲
王廟也有火災故合羣主於祖廟易救護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儆備火也商成公鄭大
夫儆司宮巷伯寺人之官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舊宮人先公宮女司馬。
司寇列居火道備非常也行火所焮。炙也疏云欲令人截之也。許靳反城下之人
伍列登城爲部伍登城備姦也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孔耻〕野司寇縣士也火之
明日四方乃開災故戒使各保其所徵役之人皆令集備以待上命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爲祭
處於國北者以大陰禳火禳火于玄冥水神回祿火神疏云祭水神欲令水抑火祭火神欲令火自比
豫其餘災傳更火也祈于四鄘城也城積土陰氣所聚故祈祭之以禳火之餘災書焚室而寬
其征賦稅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示哀戚不會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

一說變化測是以知爲下知作

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

不義所以下疏云哀十七年楚滅陳定六年鄭滅許

四國同日而災是春秋絕大異變火始昏見一句領起火見風發而火大作若天助火焰風勢火勢分外可畏襯梓慎而竈之言必不誣也是天道昭昭如揭左券而子產忽提出遠字又云豈或不信則偶然之合鑿鑿可據者正從此難必也而言卒不驗後世術士妄窺天道逆動逆謀豈知術如裨竈而不能盡知況其下者天道遠人道邇六字誠蓍蔡也李九我以子產別有祈禳之法不使人知或又以裨竈預知不火復請禳之以實已言皆不然也然遇災而無救恤之道則國必亡火作以下節節周到此正人道

所當盡者、故災則四國並同、而救災獨詳鄭國、以救之盡善也。朱衛一筆、補點而抽出一陳。又陪一許、二國先亡、以人道決之也。

六月、鄅人藉稻。鄅妘姓國也。疏云、周之六月、夏之四月、種稻之時、其君自出觀行之。耤猶躍耤、躬履之義。按服虔耤耕種於耤田、亦通。會說引此爲周不改月之證、則謬矣。邾人襲鄅。鄅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斬得閉門者頭。疏云攝訓爲持。遂入之。盡俘以歸。鄅子曰、余無歸矣。從帑於邾。邾莊公反鄅夫人、而舍其女。爲明年宋伐邾

趙木訥曰、春秋小國、眞螻蟻也。邾子見削於魯、亦甚矣。今少安其巢、則尋獲心生。　鄅子行觀種稻、想見勤民之意。邾人掩取之、蓋當時無霸、而小國肆毒如此。

秋、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周大夫與之語、不說學。音悅

說云實從自上而下亦有自下而上者

學之有關於國

學之有係於宋

時但知計國之存也自原伯魯之不說學參之亡也自子楚之不說學闕

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國俗實言者適多漸以及在位者大人患失而惑。忠有學而失者以惑其意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皆懷苟且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蓋生長也言學之進德如農之殖苗日新日益言說他人見原伯不說學則以為前漸身大夫見之則以為異而歸以告其國之賢者子馬因一人小得一國之風俗猶家猶水之源而如天下之寒也陳傳并為王室亂起本

王室之亂子朝一人何至同姓宗支世家大族互相煽惑而與世子抗蓋是非不明故黨邪醜正而入於悖逆也當時大人言行所見別有一種機巧隱僻習氣而名義不顧如賓起所云人犧實難已犧何害之類形為辰告天聽弗疑豈非不學之弊積漸而至此哉閔子馬豫憂於五年之

而因禮字下二段括藏祠字

此子產之仁心卽其處處周行之禮

前此好學之君子亦知幾之君子也

七月鄭子產爲火故大爲社爲治也疏云祭社有常而云大爲社者非常祭之月而爲火特祭也祓禳於四方振除火災禮也振棄也疏云祓禳皆除凶之祭乃簡兵大蒐將爲蒐除治兵於廟城內地迫故除廣之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庭蒐塲也疏云寢子太叔居宅也接蒐庭在子太叔寢廟之閒其地不便於蒐當毀廟周氏謂衆爲廟後之設非也無府在道南而廟後之寢乃在道北之理蓋廟不可毀住宅可毀故下云毀於道北過期三月補正太叔不忍毀廟故過期三日須子產之後命○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休解使衆向家廟而立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於而鄉而女也毀女所鄉子產朝朝若過而怒之怒不毀除者南毀子產及衝使從者止之曰毀於北方言子產仁不忍毀人廟故或從權有常所何至如舉之除道伐亭休卽前鄰附公爲非除事所出非也大災役治兵以雨六處下使倘因遂出卽國中除地古必而子太叔之廟仍當其衝也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

此子產之備變即行事大國之禮

四語兩字對疊字外餘不矣

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辭晉公子公孫而授兵似若叛晉）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撊然（勁忿貌撊遐板反）授兵登陴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以啓貪人薦（重也）為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言鄭雖與他國爲竟再壤望晉歸趣之）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備言子產有備）

此補四國同災傳所未及因祓禳帶叙大蒐不忍毀廟事因晉讓追叙授兵登陴事皆表子產也周禮有祓除祓禳

之支遇災徧及羣神禮之常也如禆竈言儌倖於難必之天道即幸而得中後此一言鼓動將人心惶惑難爲治矣故不用禳斝所以杜術者推測之私必大爲社所以禜除凶徧祭之禮祓禳之後當講武事未有爲先君葬除不忍毀人宗廟而簡兵大蒐反從而毀之也故太叔不必別用心計只如七年前所爲子產自然不忍傳叙太叔兩番處置並同以見子產仁心不變火之作也晉容屏外援兵登陴疑晉亦是拒晉故邊吏來讓然此時晉覇已衰所忌者鄭貳於楚耳子產說明當備之故直揭所忌使放心高枕無虞火鄭饒舌何爲

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於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

補云鄭方有令政是楚亦畏鄭也爲國柰何不自强

一層判說

以下四不可全在自己分中發揮

禮於鄭十五年平王復遷邑許自夾遷居葉恃楚而不事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專於楚自以舊國不專心事楚鄭方有令政補正言以不專心事楚之許而不禮於方有令政之鄭鄭得晉助其伐之下鄭矣所以必遷許也許曰。余舊國也。鄭曰。余俘邑也鄭滅許而復存之附注十二年傳光靈王云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襄十一年傳東侵舊許杜註許之舊國鄭新邑蓋許遷而鄭得之故今許人謂鄭曰爾之地乃余舊國也鄭人謂許曰附之國乃余俘邑也言其兩不相下耳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爲方城外之蔽障土不可易輸也國不可小謂鄭許不可俘。讎不可啓。君其圖之。楚子說。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於傳時白羽改爲析

許畏鄭屢遷。成十五年遷於葉。靈王遷許於夷。越三年又遷許於荊。平使復國。自荊復遷於葉。是年遷於白羽。定四年遷於容城。而卒爲鄭滅。剪荊築室。歲無寧居。無如許矣。

勝之爲是慮者以齊人伐徐晉人滅陸渾而楚皆不能救也楚臣謀國計無不周豈如晉卿專務封殖視君父若弁髦哉

經 戊寅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 杜解 爲鄒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悼公弑止奔晉止之弟斯立 。己卯地震。秋齊高發帥師伐莒。冬葬許悼公 杜解 傳凡君弑賊自當國不肯禮葬其君不起於列國無由會葬也間有書者其人隱其罪逆自同繼位之常如葬般是也或出奔他國而他人繼葬之如禮列國往會如許止既奔而斯繼之是也

傳 十九年春楚工尹赤遷陰於下陰。杜解 陰縣按今湖廣光化縣西 令尹子瑕城郟。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已。遷陰城郟皆欲以自完 陳傅傳言楚之衰

春秋之世王者不作但使霸政不衰而楚人僅以自完則

一句提起下
只瞻焉

天下可以無事莊之辰陵靈之甲穀於乾之滅國孫叔敖之敗晉皆春秋之罪人也。楚平敬持其世。不敢饑食自肥。而小國以此自慶。豈非幸事哉。置太子而逼北方。其雄心未已也。此無極之讒所由入而遂詒入郢之禍。

楚子之在蔡也。蓋爲大夫時往聘蔡疏云楚子爲蔡公時在十一年十三年即位此時生子不過七年何得云建可室故疑爲大夫時聘蔡也鄖陽蔡邑按當在河南新蔡境鄖古闃反封人之女奔之。按鄖封人獻女子黍疾也生大子建。及即位。使伍奢伍舉之子伍員之父爲之師。費無極爲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爲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正月楚夫人嬴氏至自秦。王自取之故稱夫人系爲下拜夫人起隙傳爲二十年太子建奔傳。

平立國之初飾爲君子。及得志而驕。遂一墮而爲獸行。

先著欲諷於王而勸爲建援室其發矢甚遠其立意甚深。幾不解其何以諷及勸王取之而父子之恩遂離方知衛宣新臺之要必有傾佞之人爲之稱道宣姜也惜史不傳

郰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向戌子）請師（請於宋公伐邾）二月宋公伐邾圍蟲（邾邑按當在山東濟寧州東境）三月取之（不書不以告）乃盡歸郰俘

前年書邾人入郰此書宋公伐邾于宋元得聲罪致討之正也或曰此本向氏私意聖人但與其一事之義耳雖取邑恕之安問其意之所從來乎

夏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止獨進藥不由醫）大子奔晉書曰弒其君（補法不書葬非故弒異於慶父宋萬傳異於商臣蔡般者過與故不同耳）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藥物有毒當由醫非凡人所知）

金仁山曰古今亂賊弒君有以藥物弒之者。霍顯王莽梁冀之徒是也。又有無弒逆之迹而以奇藥誤其君者。山人柳泌之徒是也。故律謂藥不依本方致殺人者與故殺同而天子升遐侍醫視疾無狀。論死。蓋謹亂賊之防也。止雖無弒父之心。而進藥而卒夫子立此法以示萬世之防云許悼公瘧。非不治之疾也。云飲太子止之藥藥不由醫。太子自製藥也。云太子奔晉。則無弒父自立之心也。然無弒父之心。而由太子之藥而死。則是以藥殺之矣。傳體聖人書弒之義。而責其不盡心力。蓋藥物生死所關。其難其慎。非甚信驗。寧舍之不用。乃進藥誤殺其親。是以其親為嘗試而致其死。安得不謂弒哉。冬書葬許悼公。會葬也

去二五之三公子也以移上無之亡太子以得天下人之計一

穀梁云止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虺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死公羊云譏葬君子之赦止也夫欲赦於後何如不書於前盡故殺弑也即過殺亦弑也即其不自立則無故殺之心可知何待譏葬以赦之哉

邾人郳人徐人會宋公乙亥同盟於蟲於宋公伐邾事

四國同盟無晉晉非霸主矣經不書不忍絕晉也

楚子爲舟師以伐濮南夷　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霸曾也邇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置大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大子建居於城父令尹子瑕聘於秦拜夫人也爲明年齊太子建奔本故以爲夫人進謝秦結出拜夫人見太子之隙已開故方城之叛易哉然則城

此婦復讎可與東海呂母相近

父者太子之階也。公然遣使如秦拜夫人，秦亦安然受拜，秦楚皆無人理矣。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莒不事齊故 莒子奔紀鄣。莒邑按今由東莒用 使孫書陳無宇子子占反伐之。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爲嫠婦。寡婦爲嫠嫠力之 及老，託於紀鄣，紡焉以度而去之。因紡纑連所紡以度城而藏之以待外攻者欲以報讎○去藏也 及師至，則投諸外。投纑城外隨之而出 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縋而登。縱縋登城縋直偽反 登者六十人，縋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啟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不傳言在大都

歸義莒以一婦人竟能引寇，匹夫匹婦皆能勝予，於此徵焉。

齊景爭霸，動無名之師於小國，其入紀鄣，適逢莒婦復讎之會，非孫書之智力能克之也。

評使一來人人快自子產不不循而益新引才感竹耳

評云亂不可照子產之巧也

求受含門旁諸所亦不能

是歲也鄭駟偃卒子游（駟偃）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小）其父兄立子瑕（子瑕子游叔父駟乞 疏云按世本子瑕子游子瑕並公孫夏之子）子產憎其爲人也（憎子瑕）且以爲不順（不舍子立叔不順禮也）弗許亦弗止（爲許之爲違禮止之爲違衆故中立）駟氏聳（懼也 與悚同）他日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卜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不獲天福）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大死曰札小疫曰瘥短折曰夭未名曰昏）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宗之主 孔疏大夫繼世爲宗之主 恐墜失也）私族於謀而立長親（立親之長者 私族於謀 族謀於私族）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言天自欲亂駟氏非國所知）吾何知焉 諺曰無過亂門民有兵亂猶憚過之而況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

出使未死路次子產別有道論

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丘之會（在十三年）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卽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爲辭容幣而報其使（遣人報晉使）晉人舍之

父兄立駟乞由乞之謀故子產惜之乃絲不告君相而告晉大夫稱子產是爲鄭君也篇中責絲不當往告語極含蓄責晉不當來問語極犀利不從大國非禮之干所以善事大國乎（或云父兄立乞子產故作不知以待晉大夫來問所之以幣辭焉聽許之謀吁子產不然）宋魯衛諸國大夫莫不倚晉爲援以制其君父而子產拒之甚嚴立臣道之防也

楚人城州來沈尹戌（莊王曾孫葉公諸梁父○音恤）曰楚人必敗（十三年吳滅州來今戟城而取之）昔吳滅州來（在十三年）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

禱正云淵因能之禁禳能禳而去之害云一乃笑也子產人知之而怒

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孔疏性生也而無寇讎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死轉遷徙忘寢與食非撫之也言說平王有息民之名無息民之實宮室無量人民日駭勞役甚於用兵也傳爲定四年楚敗張本

楚疾初政悚然可觀至此頓成兩截人叢用蔓成然而新政與用費無極而亂政行也用人可不慎歟

鄭大水龍鬬于時門鄭城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爲禜焉子產弗許曰我鬬龍不我覿也覿見也禜爲祭也龍鬬我獨何覿焉禳之則彼其室也淵龍之室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傳言子產之知

只將對而一照而龍自爲龍我自爲我絕不相涉表極奇

倒句特刻

刻理極平淡讀此益知其杳晉祀夏郊之非本意

令。尹。子。瑕。言。蹶。由吳王弟。於。楚。子。五年靈王執以歸按蹶由拘楚十五年曰彼何罪。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言靈王怒吳于而執其亦猶人忿於室求而作色於市人。舍前之忿可也。乃歸蹶由言楚子能用善言廉聽言楚實不殺於吳乃反所執

經己卯二十年春王正月。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杜解鄸曹邑按今山東曹州北方鄸奔宋市而所自者此言所自何蓋至是而大夫有占與民皆自擅而不臧於公故能專其邑未有下叛北歸者能使其衆來有不得其君者會待放於私邑君無殺命而出奔二怔非宋辰華向之比與其孫逸擄邑以要君者亦不可以同年而語矣。鄭莫公反。秋盜殺衛侯之兄縶。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十有一月辛卯蔡侯盧卒。太子朱立

傳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經是歲朔旦冬至之歲也當言正月己丑朔日南至時史失閏閏更在二月後故經因史而書正月傳更具于二月記南至日以正歷也按所謂錯經以合異也梓慎

評云楚平稍有良心此言未必無回天之力

望氣（衆也時魯侯不行登臺之禮使梓慎望氣附注或慎自望之）曰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爲宋華向出奔蔡侯卒傳）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戴族華氏桓族向氏）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傳言妖由人興）

梓慎言天道昭子歸之人事侈汰已甚無妖亦當敗也

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爲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納建妻）何信於讒。（辨讒者當盡言明建之無他切言以激之亦未盡善）王執伍奢（怨奢切言）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大子未至而使遣之（知太子冤故遣令去）三月大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服云城父大夫也）執己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

倪深甫曰無極一言而子與臣俱斃哉揚一言而太子與身兩全見楚之術、可與言忠可與言孝傳表奮揚任者正反照楚

周云殺奢後患未發即殺其子終年致為敵國用

俞云罪覆丁寧未數之狀畢然

知子莫如父

以還（奉初命以周旋）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奸犯）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善其言舍使還官說不可謂平王開明盡中無所主易為人所私也）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為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奢長子為棠邑大夫）謂其弟員（尚弟子胥音云）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自以知不及員）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仁者貴成功）擇任而往。知也（員任報讎）知死不辟。勇也（尚為勇）父不可棄（俱去為棄父）名不可廢（俱死為廢名）爾其勉之。相從為愈（冗就比於相從俱死為愈也病差為之愈）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將有吳憂不得早食）楚人皆

很悔并日手背殺力不能須與待而辨然若此可見作大事志要沈性云爾

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吳子僚）公子光（吳公子光闔廬）曰是宗爲戮而欲反（復也）其讎。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光欲弑僚光不利）（員用事故破其議而員亦知之）余姑爲之求士而鄙以待之。（計未得用故進勇士以求入于）（光退居逃跡）乃見鱄設諸（勇士鱄音專）焉而耕於鄙。（爲二十七年魯殺僚傳）

凡信讒者必有其證。晉獻之殺太子。證之祭肉以爲寘毒也。宋平之殺太子。證之坎牲及合左師以爲將作亂也。若熊居於建。絕無證據。惟憑無極之口。乃從來昏愚所不至者。蓋勦建之妻。負慚於建。必殺而後已也。奢云一過多矣。正中所忌。而奢揚不特不刺其納婦。并不刺其信讒。不特不爲太子訟冤。并不爲已卸罪。曰不忍後命。以動其父子之情。曰悔亦無及。以平其今日之怒。剛正中字字巽順。正

批綱

謀先二字久為賊臣衣缽

與奢語相反 向以死自任以仁智委員他日復雖全局已定奢不哀其來者憂其逃者仍是一副愛國之忠也

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欲先作亂恐公殺已）華亥偽有疾以誘羣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公八子皆公廩）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公劫）癸卯取大子欒（公子景）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為質（辰地皆元公弟）（疏云據世族譜皆元公子）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慼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為質（為此冬華向出奔傳）

華向二氏世專宋政其無君已久元公宋君之有志者也跡其親將伐邾而盡歸鄅俘後復力疾討季孫而旅卒夫

篇云名利兩字足以死人首二句重在名見肯行不得次四句進在利見背緊又不得令聞

豈肯受制於賊臣者哉。於是欲除華向。而華向先發難。其執羣公子。求免不得。天經地義絕矣。豈公之失德。有以致之耶。此叙宋亂之發端。下篇乃詳其事。

衛公孟縶（靈公兄）狎齊豹。（齊惡之子。為衛司寇。）奪之司寇與鄄。（豹邑）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縶足不良。故有役則以官邑還豹使行。陳遊見齊豹既奪司寇故書奔。）公孟惡北宮喜（貞）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靈公嫡母）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薦達）為驂乘焉。（為公孟驂乘）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言子借我以善名。故公孟親近我。）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

雖五句是不背約末句是不背然曲折寫來自有一種非義之義然已爲末段作供狀賊盜行徑

公孟之死極慘

使子言不信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周猶終竟也疏云終不泄殺公孟之言是終事子也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按伏下仲尼一斷使宗魯能發其謀誘豹請亂而歸死於豹等死耳重於泰山矣丙辰。衛侯在平壽。衛下邑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有事祭也獲衛郭門齊子氏帷於門外。子氏齊豹之家帷設於蓋獲門外而伏甲焉。使祝鼃烏媧反寘戈於車薪以當門。要其前也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亦如前車置戈於薪承其後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閎中。閎曲門中疏云華齊是公孟臣自爲公孟御非齊氏所當使學者見上下文有使字以此妄加耳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閱門入。慶比御公。公南楚驂乘。使華寅乘貳車。公副車疏云乘驅者乘車而疾騁也閎門衛城門蓋偏側之門其路遠齊氏及公宮。鴻駵音留魋駟乘於公。鴻駵魋復就公乘一車四人公載寶以出。褚師子申遇公于馬路之衢。遂從。從公

謂公之所若在

出過齊氏。使華寅肉祖執蓋。以當其闕。空也執蓋蔽公以蓋當侍從空闕之處一說

㝋使不見公傳氏肉祖示必死社滲曰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

門。不欲令追者出踰而從公。踰出鄆公如死鳥。衛地析朱鉏成子黑背孫宵從

竇出。徒行從公。陳傳言衛無政殺以盜喪國紀愚經所謂從謂齊豹也豹具官於衛何以盜名以其為盜

賊之事賤之也是以蔡公孫鋤亦書盜行何於豹也夫齊豹之罪有甚於宗魯盟人之則必急於大惡豈肯舍首惡以祀

其與鄉小人乎左氏曰秦秋得齊豹為盜懲不義也盜為齊豹何疑齊侯使公孫青頃公之孫聘于

衛。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竟內。則衛君也。技此請矣之言

乃將事焉。將事行聘事遂從諸死鳥。請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

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君命。賓曰。寡君命下臣於朝曰。

阿下執事。阿比也命已使以衛臣臣不敢貳。違也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

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言受聘留在宗廟也乃止。不行

揃叔一段分外有情

韓云齊張衛弱而使臣聘此猶有三代遺風也北宮反正或亦有賊于此對撲亂然易

或云只一掫從事大非

聘事衛侯固請見之欲與青相見不獲命以其良馬見以爲相見之禮爲未致使故也未致使故不敢以客禮見疏云客禮見者若已致君命則享有庭實復有私覿私面之禮今爲未致使故但以良馬見也衛侯以爲乘馬喜其致已故貴其物賓將掫行夜側九反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親執鐸終夕與於燎設火燎以備守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喜也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於彭水之上喜本與齊氏同謀故公先與喜盟疏云丙辰丁巳乃是頻日其事賊多不族二日之中并爲此事令杜不云日誤者以誤在可知宮況齊氏之家臣名北宮北官之宰不與其謀乃殺渠子臧齊氏而公入當時北宮子爲家臣所制俯首聽命便見致不在大夫全在陪臣〔補注〕誅盜不告義同封止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公

止云宗魯不諫齊豹不救公孟使豹蒙惡名於受難賄似義烈而好邪故孔子責之

君子以下所論甚廣不必

子朝褚師圃子玉霄子高魴出奔晉皆齊氏黨補造公子朝不書奔衛人以殺宣姜故律不以告尋反國二十二年曾救宋閏月戊辰殺宣姜與公子朝通謀故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illegible]齊氏故疏云諡法外內用情曰貞賜析朱鉏諡曰成子皆從公故而以齊氏之墓予之皆未死而賜謚及墓田○衛侯告寧于齊且言子石公孫青言其有禮齊侯將飲酒偏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喜青敬衛侯苑何忌齊大辭曰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言青若有罪亦當并受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尚書康誥況在羣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illegible]受賜則邪康誥之義歸義何忌之識加入數等按何忌言專賞背可矣亦必偏賜大夫琴張孔子弟子字子開名牢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言齊豹所以為盜孟縶所以見賊皆由宗魯君子不食姦知公孟不善而受其祿是食姦也不受亂○許豹行蔑是受亂也不為利疚於回疚病回邪也以利故不能去是

夙身不以同待人。以邪待人。知難不告。是不蓋不義。是蓋不義。以周事豹。不犯非禮。於邪以二心事縶。是非禮。

經之義。罪衛侯之不保其兄縶。而爲盜殺也。盜何以殺縶。宗魯不洩其謀。故盜得而殺之也。而致此者。在北宮喜。喜衛之上卿。執政者。喜能消亂未萌。盜可不作。縶可不死。乃喜以公孟欲去己。與盜同謀。則盜之敢於殺縶。出君者喜爲之也。故傳於齊豹後。即敘北宮喜名。宗魯小人耳。知豹之謀。不發其姦。雖爲公孟死。猶爲豹黨。而況喜爲執政。實與之作亂乎。南楚以死衛公。雖不死。而其忠顯。宗魯以死衛公孟。雖死而其罪昭。故從公行者。皆爲公臣。與豹謀者。皆爲賊黨。吾不知死鳥之齊北宮安在而不援手也。夫豹

之宰名喜同謀故也而喜之宗實不與謀斯時必以大義責喜且忌我者死更無分我之權而奪之位於是遂賁豹滅之是喜一反正而誅殺易如反掌方知前此之亂喜實主之自非彭水之盟靈公安得入衛哉中段敘公孫青事青為外臣猶扞掫執鐸尋為執政而袖手旁觀青之有禮反照齊之不臣如盧遠蒲罪宗魯則此一大段無謂矣齊氏既滅大賞功臣獎譽子石獨不思兄與毋皆不保其身而種種得意恬不為怪衛靈公之無道此其大者也北宮叢賊而受討賊之賞生而受謚亦受墓田竟與從亡之析朱鉏相埒嗚呼此人而曰貞尚有臣道耶苑無忌辭賞正與北宮受賞相反所謂貪君賜而干先王者傳蓋系北宮

直起跟前諸來

伏脉

焉云補叙華亥食公子伏歸公子之根公適華氏伏遂且執手之根欲請不歸則云恐欲殺不殺則公益

刺也。夫子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爲宗魯定案、而食姦受亂。無一語非北宮氏之爰書也。傳於宗魯一邊用明斷、而北宮一邊、自不待言。

宋、華、向之亂。公子城平公子、公孫忌、樂舍樂喜孫、司馬彊、向宜、向鄭宜鄭皆向戌子、楚建楚平王之亡太子、郳甲小邾穆公子出奔鄭。八子宋大夫皆公黨辟難其徒八子之徒衆與華氏戰于鬼閻在今河南西華縣東北、敗子城。子城適晉。子城爲華氏所敗別走至晉爲明年子城以晉師至張本華亥與其妻、必盥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於華費遂大司馬華氏族、將攻華氏。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恐殺太子憂益長臣是以懼、敢不聽命。公曰

俱相對成章

既質之又殺之皆非不信

語有分寸便見有罪者東板

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詢恥也疏云欲喪子以伐之許候反。冬十月。公殺華

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費遂子華向者黨奔吳。向寧欲

殺大子。華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

可以為防吝使少司寇牼華亥庶兄以歸。以三公子歸公曰。子之齒長矣。不

能事人。我亥言牼年長不能出奔事人以三公子為質。必免。質信也逆公子賄可以自明不

收之信公子既入。華牼將自門行。從公門去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

知而無罪也。入復而所。而女也所居官所

此為華向奔陳傳。鬼閻之戰。當在華公子見殺之時。公子

城。率八子從衆。與華氏戰而敗。遂出鄭乞師於晉。然則八

子。固奉命討賊。不勝而出走者也。傳於前篇未盡。遂一補

敘分明。自古無君臣交質而能全其始終者。公與夫人數

諸華氏。盡飾爲祇償之愛。令公子歸。然後誅華向耳。而二氏窺破。必不肯歸公子。於是公發憤討賊。獨與費遂謀者。知其猶識君臣大義也。一舉而收之。華向皆奔。費遂助之也。子城適晉。華登奔吳。便伏二國之師。觀下篇知此時齊戌先至。盡宋已乞師於齊。亦費遂之謀也。向寧欲殺太子。華亥止之。是追叙公殺質攻華向之時。華向龔歸三公子以免討。乃公傲留華貙。故華向奔陳。而亥又從吳乞師也

齊侯疥。遂痁。據疾疏云後魏李繪聘梁梁人袁狎說此事云疥當作痎痎是小瘧痁是大瘧。失廉反痎音皆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多在齊梁丘據與裔款二子齊嬖大夫。言于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

泛云推出德字一篇主腦

以所對非所問

兩對俱泛說將末段實發地步

歸以辭賓（欲殺嚚固以辭謝求問疾之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往日也宋盟在襄二十七年）。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家無猜疑之事故祝史無求於鬼神）。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五君文襄靈成景按景公欲畀霸隱以此為勸歟）。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事無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君有功德祝史陳說之無所愧）。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與受國福）。其所以蕃祉（音恥）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使私情厭足）。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

俞云傒字作士信字作嬈證字作波沈實古蔑僾近國語

其聚。掠奪取也疏云輸墮也故爲墮毀奪其所聚之物墮直江反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還猶顧也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以實白神是爲言君之罪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蓋掩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言作虛辭以求媚於神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夭昏孤疾者。爲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爲也。言非誅祝史所能治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衡鹿舟鮫虞候祈望皆官名也言公專守山澤之利不與民共釋文麤曰薪細曰蒸疏云皆齊自立此名故與周禮不同萑音丸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介隔也迫近國都之關言邊鄙既入服政役又爲近關所征稅枉暴奪其私物承嗣大夫。彊易其賄。承嗣大夫世位者布常無藝。藝法制也言布政無法制徵斂無

備云直諫諷諫二者兼之故言無不入

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去也○內寵之妾○肆放也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詐為教令於邊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養長也所求不給則應之以罪○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又之○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聊攝齊西界按今山東聊城縣東北有攝城○姑尤以西○姑尤齊東界按姑水今山東黃縣大姑河尤水流縣小姑河○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萬萬曰億萬億曰兆○君若欲誅於祝史○脩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除逋責本作債同○

祝固史嚚之端人○據款小人○必有不便於己○首欲因事誅之也○晏子對庸主說莊語○須警快方能動聽○凡成民致神道理並不提起○首段述范會事引出有德之君一段意○歸到神人無怨○點一怨字○便伏亂字之根○然景公欲誅自

已之祝史而晏子郄說范會之祝史故惘然不知其意也中段法戒兩扇盡情發攄於當戒處點出不恤後人四字隱然有後此齊爲陳氏一篇在內然俱懸空說並未說到公身上公此時已覺刺耳若何一問便有放鬆祝史意末段就今日之齊切直言之在在剝削斯民祝者一二詛者千億直是怨讟載道使人不詛惟有脩德則凡去一切害民之小人除一切毒民之虐政停一切勞民之工役屏一切奪民之嬖寵皆在脩德中所以格神人而利後嗣也景公說其言恤政遂行可謂能改過矣從此任用晏子齊其庶幾乃讒佞依然用事寵嬖依然擅奪土木依然繁興淫樂依然在御此死之日所以無得而稱而齊亂也

周云明而未學行雅然而想見善政之而思疾而民臣之有益於後

周云馳而造見御肥之狀

储云味幾三喻皆從詩出俗秋士大夫早已鼓吹風狂

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沛澤名言疾念行賜按來上實咸聚關浦善政來包孟子今王田獵欣欣相告情景招虞人之官掌山澤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非君招不當往道之常也物不進官之制也君子韙之是也韙于鬼反

齊侯至自田晏子侍於遄臺子猶梁丘據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按景公病疾霍然初愈而據結據致殷甚得公意故以此言告晏子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燀炊也燀昌善反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濟益也以洩其過洩減也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亦如之羹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

困學紀聞衆下則從取向以平亦不好賢也亦所據不賢者乎以其公好發也二臣皆從佞者易地則皆然

馮云總節末用之起處而用之中間作未上搭下閣棋奇絕

釋柳長句之訊

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商頌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無言。時靡有爭。鬷總嘏大也言總大政能使上下皆如和羹。先王之濟成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鬷子工反。嘏古雅反。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須氣以動二體。舞者有文武三類。風雅頌四物。雜用四方之物以成器疏云八音之器五聲。宮商角徵羽六律。黃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陽聲爲律陰聲爲呂此十二月氣七音。周武王伐紂自午及子凡七日王因此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故以七同其數以律和其聲疏云宮商角徵羽而加變宮變徵爲七音也八風。八方之風九歌。九功之德皆可歌也六府三事謂之九功釋文六府金木水火土穀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也。以相成也。言此九者合然後相成爲和樂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詩豳風義取心平則德音無瑕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

雙啟

君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少皞氏之司寇）始居此地，季萴（虞夏諸侯代爽鳩氏者。仕側反）因之。有逢伯陵（殷諸侯姜姓）因之。蒲姑氏（殷周之間代逢公者）因之。而後大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濟侯什於所樂，志於不死。晏子稱古以節其情願。）

呂東萊曰：景公非不知尊信晏子。然諂諛如梁邱據不能去。強大如陳氏，援之權。以是知爲國者，未能絕去小人之根本。雖有一二事從賢者之言，無益也。

景公將和字看錯，以小人苟之。故言聽計從，而抑知其爲同也。不仲爲和同二字，力爭君子小人之界，又從和字推

子產自襄公十九年爲卿乃執國政之十二年也至是年卒乃鄭定之八年也是子產只爲卿歷相簡定二公今計三十三年史記

質一步。其和處卽其不同處。以食與樂爲喻。就其易明者曉之。今據以下皆與相反。一瑕字內含無數懲儆暴政在無非欲公親君子。去小人。以自强於治而已。公如有惕於心。當思所以屏斥邪媚。舉用君子。而忽云古而無死。仍是老不能用。對牛山下涕。使倆晏子卽爲夫子。豈能舉國以從哉。故言景公欲用夫子而嬰沮之者。妄也。

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翫也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難以治術迭爲政用猛非君予之道或因太叔所偏而救之疾數月而卒。大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萑苻澤名於澤中劫人按周禮所謂圃田澤跨河南中牟清川猗氏界。○苻音大叔悔之。

乃[illegible]匯相冊出獻非四分以殘乎於是公五年則魯定公之十四年也夫子產之卒巳二十六年矣真西山猶仍史記之誤亦失考矣

遺愛二字子產定評

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糾猶攝也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按趙東山謂非聖人之言善為政者寬不至慢猛不至殘存其有弊然後濟之則交相病久矣予謂武侯治蜀承劉璋闇弱而用嚴也漢高入關除秦苛法而用寬也皆以救弊言之非云自救其弊過說非也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詩大雅汔其也康猶宵安也毋從詭隨○詭隨人無正人心不可從以謹無良○謹[illegible]人也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式用也遏止也慘曾也言爲寇虐曾不畏明法者亦當用猛政糾治之柔遠能邇○爾近朱傳能順也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許依頌言湯政得中和[illegible]張也宋傳緣稷也布政優優○和也百祿是遒○聚也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子產見愛有古人之遺風

春秋上半部。得一管仲。春秋下半部。得一子產。都是救時之相。管仲之功闊大。澤在天下。然其過多。子產之才精實功在一國。然其過少。管仲死而齊亂。以賢才不用而小人得志也。子產死而鄭猶治。以猶用子太叔也。

聖人立論。不寬與不敬同譏。是褊急猶傲慢矣。猛與貪一例。是酷吏猶盜臣矣。子產夫子所稱惠人。又以爲遺愛。太史公入之循吏傳。即傳所載都鄙有章等事。正惠義並至處。安得强以猛坐之乎。其臨歿告子太叔之言。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必非子產之言也。蓋居上以寬爲本。而嚴以濟之。然其嚴如分而止。萬不可失之猛。猛者過於嚴。而酷烈之謂也。蓋主於寬者。先有生人之心。求其

生而不得而後殺之則殺之者少矣者去於猛則先有殺人之心因其不可殺而後生之則不可殺者鮮矣故不寬則大本已失更無所謂次也申韓之徒不得次於循吏也明矣史記載子產治鄭門不夜關道不拾遺何至繁刑峻罰致子太叔觀之而不忍即不忍何至盡反子產所為而致萑苻盜興太叔治盜自當殲厥渠魁別其首從何至於盡殺而盜猶不甚止此皆必無之事也竊以為定九年鄭駟歂用鄧析竹書更子產所定之刑書因托為子產臨殁之言左氏采之鄭書耳而未嘗不知其謬也故引仲尼之言深明寬猛不可畸重反覆數十言然救正於後毋寧刪去於前後來酷吏傳諸人此數語誤之也

終